



玉面情侠

下册

● 欧阳龙飞 著

玉面情侠

欧阳龙飞 著 下册

目 录

楔子 (1)

第一章	初相识	两情依依..... (17)
第二章	忘年交	遇难呈祥..... (49)
第三章	救群雄	威震天下..... (83)
第四章	匡正义	二次援手 ... (115)
第五章	两分离	情愫万种 ... (154)
第六章	诛逆贼	复帮御敌 ... (191)
第七章	助情哥	北国奇遇 ... (250)
第八章	明大义	重振旗鼓 ... (296)
第九章	牵情怀	天涯觅友 ... (345)
第十章	雪大恨	同仇敌忾 ... (384)
第十一章	探魔窟	虎口涉险 ... (425)
第十二章	祭亲人	手刃仇家 ... (468)
第十三章	弃前嫌	直捣魔巢 ... (512)

第十四章 大会战 群魔授首 … (536)

第十五章 情生情 枝节横生 … (573)

尾 声 (613)

第九章 牵情怀 天涯觅友

不到两个时辰，古成龙早已到了那座破庙。他虽然心急，却不识路径，中途停下等那传信的“丐帮”弟子跟上，抓着他的手，发力助他与自己齐头并进。

破庙颇为宽敞，但破败不堪，到处积尘。大殿后进有一座厢房，房门紧闭。古成龙轻呼一声：“里面有人吗？”

随着他的声音，厢房门无声地开了一条缝，一位年过古稀的老尼侧身站在门边，望着成龙问道：“你是什么人，到此何事？”

古成龙躬身长揖道：“晚进古成龙，来此找寻义妹司徒敏。”

老尼肃然道：“阁下就是大闹‘金叶寨’的古成龙古大侠吗？老生法号‘风云’，乃敏儿的师父，请进。”

古成龙随着风云师太进屋一看，即刻吓得魂飞天外：只见司徒敏身上盖着一块灰色的旧布，显是风云师父在庙里找来的，只露头部在外面。司徒敏双目紧闭，平日里玫瑰色的丰腴面容，显得灰白憔悴，毫无生气。古成龙呼吸急喘，蹲身伸指一探鼻息，只觉气若游丝。用手抓着她的手，只觉手指冰凉。古成龙起身四顾身围，她俨然一具僵尸躺在地上。古

成龙顿时气血上涌，脑子天旋地转，兀自站立不稳，其势欲倒，风云师太急急上前把他扶住。

“大侠不必太过悲伤！”

古成龙哪里还听得进去，整个人已昏晕过去。风云师太急忙伸指按住他的人中，过了片刻才悠悠醒转，“哇”地吐出了一口鲜血道：“该死的赤魔贼，好生可恶！”

师太扶住他坐在一条石凳上，讲起了敏儿受伤的经过。

司徒敏的轻功胜过红牡丹，几个起落已近她身后，红牡丹见她来得这般迅急，身子未停，甩手打出三枚“幽冥银芒”，司徒敏也不躲避，仍然右脚在左脚上一点，身子升空丈许，暗器自脚下飞去，她身子即斜斜射向红牡丹。她身子升空再向下，速度虽不减却误了那么一瞬间。高手比拼，瞬息之争，红牡丹又把距离拉开了一段。这样的误得几次，红牡丹始终在前，一来心慌，二来甩手暗器在奔行中施出，多少耗力，渐渐她体力有些不支，正在红牡丹危乎其危的时刻，听得旁边一声娇叱道：“小子不得无礼！”

红牡丹抬头一看，心中大喜，急喊道：“师父救我！”真气一散，倒在地上。只见人影一闪，一个满身红衣中年女子站在她面前，对她怒目而视。

“何方野种，这般穷追吾徒，好生无礼！”

红牡丹此时已经昏迷过去。中年女子急急躬身蹲下，见红牡丹不过疲累过度，并未受伤，遂放下心来。她随手摸出一粒丹丸放在她口中，服侍她吞下，点了她的昏睡穴，让红牡丹仰面躺好。然后起身望着司徒敏。

“小子胆大包天，岂敢对‘赤焰教’门下弟子穷追不舍！”

司徒敏早已怒火中烧，冷哼一声道：“关你什么事，赤魔

贼子就是要斩尽杀绝!”

中年女子气得咬牙切齿，冷哼一声道：“奶奶今天要你尝尝红衫玉狐的手段!”

“段”字乍出口，手一挥，向司徒敏当胸拍出一掌。掌势出手轻飘飘的看似轻灵，到得近前，只觉一股阴冷尖锐窒人鼻息的掌风急涌而至，听对方自报家门是红衫玉狐，司徒敏不敢大意，早已提气戒备。见她凶狠无礼的出掌，急提起右手掌迎了上去，双掌接实，“扑”一声轻响，如败草相击。红衫玉狐只觉一股阴寒气流向她身上涌来，当下只觉周身脉穴塞闭，冷彻心肌，似身内血脉都要冷冻起来，禁不住打了个冷颤，人也向后退开五尺，急忙运功调息，力拒那股侵入气血中的寒流。

看那少年兀自未动，好生惊诧。她的“阴煞毒心掌”乃武林一绝，多少高手伤在她这“阴煞毒心掌”下，那料今日遇到了尅星。

“寒冰掌”的确是她的尅星，阴寒拒毒，其真气之阴寒远甚于她的阴煞邪气，更有一股力道奇劲的回旋柔术。还是她上手之际，对这少年心存轻视，未以全力施为，仅仅只用了六成功力；否则，她的下场更是不妙。待调匀气息，红衫玉狐心念电转，暗道：“少年非等闲之辈，非得如此这般不能胜他。”

当下更不打话，面上杀气笼罩，起步跃起，对着司徒敏当头一掌劈下。司徒敏毕竟年轻识浅，临敌经验不足，加之方才对过一掌，心知名震江湖的红衫玉狐不过如此。眼下见她身子上跃，来势凶猛，连忙抬手一挥迎了上去。红衫玉狐身子突然后仰，堪堪避开司徒敏迎上的一掌，掌风刮得她脸

面生疼。这看似凶猛的一掌“雪花盖顶”，实是虚招，此时真气暗聚左手，就在她后仰避招的同时，左手向上疾挥，这才是要命的杀着，只见一把“幽冥银芒”带着点点幽幽青光，射入司徒敏身上。距离如此之近，劲力又十足，司徒敏毫无防备，一下子着了道。

对方既然号称“玉狐”，心念之歹毒岂是小敏敏想像得到的。司徒敏顿觉身上一惊。原来这“幽冥银芒”体积小，太透其上，专破金钟罩铁布衫一类护体真气。虽然司徒敏的护体神功非同寻常，怎奈红衫玉狐有为而来，运足了十成劲力挥撒，破了她的护体真气。真气一散，全身先是一阵酥痒，继而针扎般奇痛，人紧跟着昏迷过去。

红衫玉狐抬起右手，正欲一掌击下。就在这间不容发的瞬间，人影倏忽一闪。红衫玉狐击下的手掌在空中停得一停，但觉掌心被无数利针刺透，痛彻心肌。同时，左手也与来人对了一掌，对方强大的真力震得她身子如断线风筝般飞了起来，击得她气血翻涌，连忙就势一个后空翻，稳住身形，慢慢坠落地上。红衫玉狐好不容易稳住后倾的身体，睁眼一看，面前站着一个身着灰色长袍的女尼，手执拂尘，对她怒目而视，两眼神光如电，看得她心胆俱寒。

老尼冷冷地说道：“堂堂‘赤焰教’护法，斗不过一个娃娃，竟然暗器伤人，有何面目在江湖上走动！”说得红衫玉狐一时语塞。

“江湖无老少，”好一会儿，红衫玉狐才拼出一句话道：“胜者为上，谁要你老尼姑多管闲事！”

风云师太毫不理会她的说话，望着司徒敏，见她脸色苍白，双目紧闭，显是身中奇毒，她急急躬身，在她身上连点

了她周身上下三十六道大穴，稳住血脉，防止毒气攻心。红衫玉狐见她意在施救，无暇他顾，冷哼一声，连忙闪身抱起红牡丹扬长而去。

风云师太也不追赶，双手托起敏儿，跃上一座小山。展眼四顾，见右前方有一座破庙，奔破庙而去。

古成龙听到这里，急急问道：“师太，可曾验明，敏妹身中何毒？”

师太听他一问，脸上一寒，怦然说道：“见山红！”

古成龙心中大骇道：“啊！无药可治！”

风云师太复又详和地说道：“好在她身上有一股阴柔奇寒的真气，护住周身脉穴，致使内腑无恙。”

古成龙喜道：“那是玄寒真气，百毒不侵的！”于是，他把司徒敏去长白山的际遇，尽他所知详细告诉了师太。师太点了点头。

“看来，敏儿性命是保住了。但她昏迷不醒，周身血脉静止，无法运功抗毒！”

“表层皮肤全数已废，不知‘幽冥银芒’可曾取出来？”成龙问道。

“老生已用磁石全数吸出，”师太颌首道：“有三十八枚之多，身上肌肤紫黑。”

“既然毒气未入内脏，如何昏迷不醒？”古成龙说道。

“毒气遍布全身，全身筋脉为毒气包围神志受阻，如何不昏迷。”风云师太解说道。

古成龙咽咽泣道：“其毒无解！如此下去，拖也要拖死呀！师太，您老人家见多识广，快想想办法救救她吧！”说罢，对

着风云师太双膝跪下。

风云师太望着他只是摇头，双目也掉下几滴老泪，这是老人数十余年未有的事情。心道：“娃娃对敏儿情深似海，想是神慌意乱失了主见，莫若老生激他几句。”

“大侠，你是天下武林的中流砥柱！”风云师太朗声说道：“消弭一场武林劫难，免遭‘赤焰教’荼毒，不能没有你。望大侠以大局为重，切切不可为了些小儿女私情而伤了你的身体，弄得生灵涂炭，众生落望。又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堂堂须眉男子，焉能不识大局。何况，敏儿未必无救，即使无救，也是天意，人无回天之力。大侠，听老生一句话，振作精神，定下心来，大家想办法，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古成龙听完师太大义凛然的一席话，说得振振有词，顿时心神稳定，一时灵台清明，忽然突发奇想地问起师太来：

“前辈久居‘水月庵’，极少在江湖上走动，今日如何到此？”

“是了，老生还没有告诉你的因由。”师太微微一笑，说道：“几日前，老生闭关静坐室中，猛觉心惊肉跳，当下连忙手占一课，知敏儿有难，再补一课，知她正在东南方向动作，即觅踪而至，可见天不灭曹。敏儿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大侠请起。”

古成龙依言站起身来，说道：“老前辈在上，晚进何德何能，敢以‘大侠’妄称！”

“大侠过谦了！”师太微微一笑，道：“然则，以何称呼适宜呢？”

“敏妹与晚进情同手足，”古成龙道：“前辈应该一视同仁。”

“好，好！”师太笑道：“龙儿对老生优礼有加！”

“正应该这般称呼晚进，龙儿方始心安！”

师太大笑起来，似有所悟的对古成龙说道：“龙儿如此说话，逗得老生心境欢愉！先前犹似灵台蒙尘，现在倒有些儿佛至心灵。让老生想起了一件往事。老生年幼出家，八岁即随师学术。那时师祖尚未仙逝，曾对吾师说过一事。她说西南巴颜喀拉山之顶，有一‘明镜台’，其形如八方的走马灯，高数十余丈。上有一平台，生着一株逾千年之‘养心草’，有三片枝叶，若得其中一片枝叶，练成丹丸，能生死人而肉白骨……”

成龙连道：“古人说，灵芝草乃仙草，食之能长生不老。想不到‘养心草’也有这般妙用！”

“长生不老，其实不能！”师太笑道：“延年益寿倒不假，‘养心草’能解百毒。”

“‘见山红’也能解？”成龙道。

“自然能够，”师太说道：“据吾师祖说，天下无论何种奇毒，‘养心草’皆能驱除殆尽。把毒药溶于水，然后把‘养心草’叶片置于水中，水立时变清，毒物即凝结成一团，失去毒性。”

成龙听罢哈哈大笑。

“敏妹有救了，真乃天无绝路之人！”

“龙儿意欲上巴颜喀拉山取‘养心草’么？”师太正色道。

“有了这个去处，晚进就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成龙朗声说道。

“两位站在门外许久，想必累了吧！请进。”师太朗声道。

古成龙转身一瞧，郎良才和雷素娟已自门外慢慢走了进来。素娟双眼红红的，显是早已哭过了。

成龙道：“二弟、三妹，快过来见过四妹的恩师风云师太。”

二人对着师太躬身长揖道：“晚辈见过师太！”素娟说话之间，早已泣不成声，师太连忙扶住她。

“姑娘休要悲伤过度，我们大家都来想法子抢救敏儿吧！”

素娟哽咽地轻声说道：“但愿大哥能取回‘养心草’，治好四妹的毒伤！”

古成龙听得心中愕然，想来他们已来了一段时间，他居然一点没有觉察，以他的功力，实在是一种疏忽。

他想：“神志清明对一个习武之人好生重要。方才若与人过招，我非败不可！”这是他自出道以来，第一次亲身体验到的感受，这对他一生不离刀光剑影的武术生涯，帮了不少忙。

郎良才他们确实来了一会儿。素娟好生悲痛，本欲扑进来，被良才拖住了。他深知此时屋中二人，正在绞尽脑汁想法救人，他们进来一闹，非但于事无补，只怕四人都会沉沦在悲伤中，一时不能自拔，影响了大事。依他的年龄和阅历，还不致于这般沉得住气，只因他与他们相处毕竟时日不多，尤其对司徒敏，仅在“盘石山庄”相处一段不长的时间，感情终未达到至深之境。感情即使至深不及，似乎有种“旁观者清”的感觉，遇事自然不会被感情冲击过甚，故一直在冷静思考，听素娟提到取“养心草”的事，连忙问成龙：

“大哥此番前去巴颜喀拉山，凶险实是难以逆料，诸事须得小心谨慎，尤其要保持心神清朗。一心赶路取药，不必记挂四妹。师太老前辈和我们兄妹会好好服侍四妹，大哥尽可放心。”

这番话，风云师太听得非常中意，心道：“他们这几位后生小辈，不但武功好，而且个个心智灵慧，处事有方，而且情深意笃，敏儿好缘份！”

她好一阵感慨，真是江海波涛，一浪高过一浪，何愁武林不兴旺！

当下，师太肃然对成龙说道：“龙儿要记住老生的话，凡事不可操之过急。一路之上晓行夜宿，不可逞匹夫之勇，遇着那屑小之徒避让为上，即使是赤魔贼子也要暂时忍让，以大事为重。敏儿我会用灵药洗净她身子，月内可保无恙。当年听我师祖讲，‘养心草’只有三片灵叶，取一片足矣。万不可尽数摘下，免遭天谴。‘养心草’有大鹏金翅鸟守护，此乃神鸟不可伤它，谨记！坐下调息一个时辰，稳定心神之后上路吧！”

古成龙依言，坐地运功调息。师太又命素娟帮助她烧饭，待成龙调息收功后，饱餐一顿好走路。

古成龙调息完毕，心神清明，已完全恢复往日的精神面貌。饱餐过后，甚至不去理会司徒敏，即告别老少三人向西南方向急急赶路。

风云师太听成龙道一声“晚进去了！”言犹未了，人已急纵而起，身在数丈开外，如劲弩离弦，箭一般在草面奔行，转眼没了踪迹。

师太看得惊叹不已，心道：“娃娃轻功卓绝，真乃一代大侠，不愁‘养心草’取不到。看他对敏儿那番深情，着实感人，敏儿有福！”当下暗暗手占一课……

古成龙离开师太三人，立即发动“乾元一气神功”把真

气贯注足下，展开“隐迹飘风”轻功，发力西行。一路上，谨尊师太之命，和郎二弟的劝诫，避开大道和众人，择荒而走。每日晓行夜宿，吃喝适量，夜息深沉。

几天下来，只觉精力充沛，丝毫没有疲累的感觉。踏上秦岭，已是连绵不断的丛山峻岭，绿色渐少，眼前尽是白雪覆盖的山顶，过了一山又一山。爬山越岭之后，大异于平地奔行，极耗体力，似古成龙这般内力深厚的绝顶高手，竟常常感觉疲累乏力。加之高山人烟寥寥，食物稀少，只能以野果充饥，有时不得不擒鸟兽生啖。他嫌生火烧烤费时，竟然过着茹毛饮血的生番日子。

越走山越高，眼前已是白雪皑皑，满目荒凉，仅以雪水充饥配以真力调息，只觉呼吸急迫，常常喘息不停。他以为是病魔缠身，或者是走火入魔，急忙坐地调息，但觉体内真气并无异样。他自然不会知道，高山空气稀薄，呼吸急迫乃正常现象，人皆有之。即使如此，他毫不惊慌，沉着迎对，让奔行速度稍缓，放眼周遭仔细觅食，尽力使腹中不空，却不乱食。

当日在“天盆峰”，师父散逸真人曾反复教他识得各式各样花木药草，是以对各种野生草木熟悉备至，凡是他不认识的野果他决不进食，宁愿抓一把雪花充饥，然后调息生机，施运体内精淳真气抗御饥乏。这样的停停走走，耽误了不少时日，成龙虽然心急如焚，但深知此时断断不可心浮气躁，一不慎就会铸成大错，悔之晚矣。遇着凶禽猛兽，能避则避，能躲则潜踪隐形，尽力避免耗费真力。高山风力尤猛，得时时抗拒风力，免坠万丈深渊。

许许多多艰难险阻弄得古成龙筋疲力竭。最使他头疼的

是愈来愈急迫的喘息，常使他调息之功都有些不造。十几岁的古成龙，万难料到爬高山还有如许多的苦难。先随以为爬高山不过费时费力，殊不知此地西隅高原的山，并非中原高山可比。

时光偷偷流逝，也不知过了几个日子，细细想来，离开师太他们大概已经十天有余。

这一天，他来到一个山顶石洞中，古成龙实在走不动了，胡里糊涂地闯进洞中，弯弯曲曲的走了十几丈距离，突觉眼前一亮，一间宽敞明亮的巨大洞室就在他眼前，约有五丈见方，四壁镶嵌许多大小不等的各色宝石，宝石闪闪发光，照得满室生辉，中间一块地方嵌着厚厚一层细草似鸡窝。

成龙走近，用手轻轻一按，细草好生柔软，上面有许多蛋如鹅蛋大小。成龙拿起一个敲碎蛋壳仰面吞下，顿觉既解渴又能充饥，一连吃了五六个，就在地氈边上盘膝入定，运功调息一个时辰，感觉浑身舒泰，精神百倍，先前的疲乏一扫而光，比之进洞时判若两人。他猛然想到这可能是神鸟蛋。师父曾说过，神鸟乃居高山绝顶的大鹏金翅鸟，特别能适应高山的气候和那险峻的特殊环境，其它飞禽走兽望尘莫及，故称神鸟。终年啄食高山绝顶的各种奇花野果，集山巅之精华而生卵，食之不但能滋补提神，还能解除疲劳，气血活跃。

古成龙喜自不胜，恨不得欢呼雀跃，他望着四壁镶的宝石，心道：“何不取几颗宝石送给他们作纪念，尤其是敏妹，特别喜欢宝石一类饰物。”

心念及此，忙回顾四壁，发现每壁俱有一颗宝石特别夺目且比其它宝石大，室顶一颗最引人注目，这是他临出洞室偶然抬头才发现的，这颗宝石大小与四壁之宝石无异，甚至

略小，且光华程度不及其它四颗，但它碧绿的色泽暗蕴着一种深沉的气质，仿佛大智若愚的圣者，并不醒目，不是伯乐不会识得。古成龙却觉得它比那四颗宝石还要珍奇。他心思细密，想到要送一颗特异的宝石给风云师太，这颗宝石最合适不过。

古成龙把这五颗宝石揣好，又拣了几个神蛋揣入怀中，转出石洞，向西急奔。

此时精力充沛，他展开轻功，在雪面上急急奔行。他想，既然发现了神鸟窝，距“明镜台”已经不会太远。成龙边走边想，两眼直视前方。翻过一座小山包，果然看见前面山顶，有一形似烟囱的圆柱，几个纵腾已至近前。展眼细观，这明镜台好生雄伟壮观，足有二三十丈高，有一间房子那么大，呈八方形，恰似走马灯。四壁明净如镜，显是劲烈的山风刮劫，谓之曰“明镜台”真乃名副其实。

到了此时，古成龙不急不忙，把怀揣的神蛋尽数咽下，坐地调息片刻，方起身提气双肩晃动两脚一纵，人已离地五六丈，左脚在右脚面上一蹬，复又升高四五丈。身在空中，双手运劲施“一指禅”神功，向镜壁一点，双手食指已插入石壁中稳住身形。仰头上看，离台顶尚有十来丈距离，台沿伸出镜壁二三尺宽。古成龙双手运劲在石沿一按，反复两次，身子已自平平升至镜台下沿，双手仍插入壁中。然后，只见他双腿向上，倒纵后翻一记“珍珠倒卷帘”，人已落在“明镜台”上面，镜面圆圆的，直径约有丈许。

他几乎不敢相信，眼前那一棵硕大的植物就是三叶“养心草”！只见那叶面宽约五寸，高有三四尺，色呈碧绿，玲珑剔透，风吹叶动，闪闪生辉。

奇怪的是，明镜台上居然没有丝毫雪的痕迹，上面只覆着一层细密嫩绿的小草，长不过寸许，好像一块绿色的地毯，衬托着这株碧绿的“养心草”，端的是一幅巨大盆景，人见人爱。

成龙用手在叶面上轻轻一弹，声如玉佩脆鸣，清玲悦耳，听得古成龙心花怒放，想起敏妹如花笑靥，任性调皮的活泼神态历历在目。成龙如痴如醉地立在“养心草”叶边，右手在叶面上轻拂，犹似拂在敏妹的白腻细嫩的手背上。

古成龙正自陶醉在暇想的幻境中，猛然一阵狂风扫来，仿佛天上一块乌云罩下。急抬头，眼见一支巨鸟向他扑翅下来。好大的鹞鹰，它双翅展开足有一丈来宽，双爪张开如钢钩，其喙殷红如刀，来势有如飓风。

成龙不及细想，就地一滚，用“缩骨伸筋”法，将身隐在两片“养心草”叶片空隙处，形如蜗牛，躲过那凶猛的扑击。鹞鸟一击不中，复又升空，在空中展翅盘旋，作势再次扑下。成龙陡然想起了师太之言：此鹰乃大鹏金翅鸟，是护草神鹰。刚才的一击想是那神鹰怕触及叶片损坏养心草，故尔自草边一略而过，决不能伤它。

成龙约一思索，用手轻轻把一片养心草叶片摘下，揣在怀中贴肉近软剑处，把衣襟扎好，然后站直身子，向台边跨出两步。神鹰虽有灵性，毕竟是禽兽，如何能与人斗智，何况是机智过人的古成龙。

神鸟见他离开了“养心草”后，又摘了一片养心草叶片，兽性勃发，“呱”一声长啸，声音凄厉刺耳，有如鬼泣狼嚎，听得成龙心惊肉跳，暗暗提气戒备。

大鹏金翅鸟叫过一声，双翅缩拢，箭一般自上而下向古